

「花蓮港南飛行場」 · 陳文樹 · 變身森林親水公園之經過（上）

前言

臺灣在日據時代中期的一九二〇年，首見有「屏東飛行場」（爲日文漢字寫法，即「屏東機場」）之問世，初時原是作爲警用；但未久即因當時的日本帝國陸軍部及日本駐臺總督府另有見地，而在一九二七年由日本陸軍核定，將轄下航空部隊飛行第八聯隊從九州大刀洗飛行場移防至屏東機場，遂又使得屏東機場脫穎而出，成爲最早現身於臺灣的軍用機場。

之後，臺灣陸續於各大城建有以軍事用途爲主，但可兼具載客、運郵之用的機場，如：花蓮北埔、臺北松山、臺中水湳和臺南永康……機場，更在日軍發動對華侵略和因爲偷襲珍珠港、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各級地方政府引導民間業界、人士捐地輸款以廣建「軍用飛行場」，此等由日方政府單位、官員引導而推動的捐輸作爲，常被官方美化爲「公共性」。職是之故，在大戰結束前，臺灣本島即有逾六十座可投入軍事行列的機場，其中隸屬海軍管轄的十八座飛行場，數量雖然遠少於陸軍所擁有者，

但是設施則較完備精良，亦即具有較高的戰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敗降、大戰於焉落幕，原有的機場大都由我國空軍部門接收，成爲今之空軍基地（部分空軍基地又與民用航空站共用）。然而，在倉皇繁冗之際，有些座落於鄉間而較未受到矚目的機場，在我國政府未及接收之前，便由原被引導捐地捐款、心有未甘者、或毫無相干的地方土豪民衆趁亂占有，回復爲農牧地或建造房屋以居住，例如：雲林的「北港機場」（位於北港鎮、水林鄉兩鄉鎮交界處）、彰化的「二林機場」（今舊社以西、路上厝以東之處）及苗栗的「卓蘭機場」（在壠西坪地方，現爲農作專業區）……皆曾紛傳有此等情形。

有些機場則於接收後轉作軍事院校、訓練基地、一般學校或另作他用，如原本位於屏東東港大鵬灣（早昔稱作「大潭」）和高雄岡山之「前日本海軍機場暨修造工廠」，係轉作我國國民政府遷臺後之空軍幼校（後併入中正預校，舊址爲軍事保留地，周

旁即大鵬灣風景區）、空軍官校和空軍機校、通校（現爲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用地；原位於桃園八德的「八塊（厝）飛行場」，則成爲國防大學用地；原位處雲林虎尾的前日本專供飛行訓練軍用機場，係於我政府遷臺後先供作空軍訓練基地，再轉爲現之雲林高鐵站、農博公園、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部門之用地。

而本係坐落在彰化鹿港的前日本陸軍鹿港機場，則有部分土地轉爲今鹿港高中之用地，又如皆是設立於日據期間的前水湳飛行場、永康飛行場亦在臺灣光復後，由主管機關將部分用地撥置予現今的逢甲大學、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充當校地，其他事例不勝枚舉，不復逐一列述。至於本文所述、位於今花蓮縣吉安鄉內之前「花蓮港南飛行場」（民衆或媒體係普稱爲「南埔機場」），現則轉變成森林公園。

對於設置在陸地上，爲數衆多的軍用機場，在同一時期的日本海軍方面，自然是以航空母艦最受矚目。在戰事處於最高峰的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日、美兩方各有多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上，遭到對方海軍航空部隊派遣之機群飛臨投彈擊沈，美、日兩方的軍事媒體開始使用「不沈

航空母艦」(美、日文分別寫為「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或「不沈空母」、沈まない空母)之語詞，以形容散布於太平洋上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和環礁，並冀盼配置於島上的航空部隊或地面武力，可擊退從對方航空母艦所派出旨在飛抵島嶼上方施行轟炸或攻擊的機群。

時轉一九四五年初，國際間風傳美軍可能登陸臺灣(按日後解密之文件，當時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的確係以登陸琉球或臺灣為兩個選項，後則選擇登陸琉球，日方乃有「沖繩保衛戰」之語)，駐守臺灣的日本海軍部隊即以「不沈空母」比喻臺灣。日方的海、陸軍將領又堅決表示，遍設於該艘「不沈空母」、即臺灣的各個軍機場，所配置的武力和後期緊急設立的神風特攻隊，必可發揮無堅不摧的戰果，同時強調臺灣必可長為日本帝國的南進基地或南疆堡壘。

此外，居處於大西洋和地中海上的冰島(Iceland)和馬爾它島(Malta)，在二次大戰中也曾被同盟國陣營比喻為抵禦德、義等軸心國，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同時在島上建置軍用機場，以對抗敵方的龐大軍中武力。惟筆者總覺「始作『喻』」者「竟將臺灣比擬為一艘航空母艦，不

無格局過小、引喻失義之物化意態，蓋臺灣又何嘗僅是航空母艦之層級。

後續多年，不乏有舉世知名的軍、政界人士喜以不沈航空母艦之語，用以形容島嶼乃至國家。例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zono Yasuhiro)於一九八三年首訪美國並在出席《華盛頓郵報》早餐會的致詞中，便曾以不沈航空母艦比喻日本靠近蘇聯海域的若干群島。

就此頻有國際評論員認為中曾根首相隱指將在自身防衛之外，另有聯合美國對抗蘇聯乃至不惜作戰之跡象，並且又以監控或反制蘇聯空軍戰機之飛侵東亞為主要功能。

不過當時的日本自衛隊在建造艦艇的作為上，既有一定的限制亦備受全球關注，吐言航空母艦不免容易引發敏感之想。中曾根首相則將斯一在未及深慮下，脫口而出的用語歸因於口譯員的「自主翻譯」，而逐漸淡化媒體的追詢。

美國雷根總統任內的首位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亦曾使用「不沈航空母艦」以喻示以色列，惟以方媒體表示並不樂喜此一稱喻，後續多年已較少有政、軍界或媒體再繼續採用該喻。

日據時期花蓮的飛行場係發軔於

最早的「警用航空班」

今之花蓮地區最早現世的機場，乃是日據時期始建於花蓮港北側的「花蓮港飛行場」，在昔日日本帝國的軍事勢力尚未攀升至頂顛時，乃是初由警政機構於一九二〇年代闢建俾作為警察航空班的飛行場，斯際正式用語係被名為「花蓮港著陸場」，但也有媒體逕以飛行場稱喚之，迄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是出現臺灣島內、僅略晚於原先同樣亦是屬於警用，後則改為隸屬日本陸軍的「屏東飛行場」。

在一九二三年五月時，花蓮警察航空班的飛機，便有在花蓮港飛行場起飛和著陸的起降紀錄，之後還曾沿著今之花東縱谷公路上空(即中央山脈和花東海岸山脈之間的空域)飛抵臺東，從事威嚇原住民(日方官冊係寫為「蕃民」，當時的日本政權，官方對於原住民和相關事物皆冠以「蕃」字)的飛行。在留存下來的卷帙中，記錄著該時這座位於花蓮港廳平野地方(原住民語稱「加禮宛」)的「花蓮港飛行場」，地主實為「鹽水港製糖會社」，占地計可多逾五十甲，不無透過「以官(警)壓商」的方式，誘導製糖會社就範而讓地，以便警方使用此片遼闊的土地，將其劃設和建造為警用飛行場。(未完待續)